

◇ 古代经济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毕业于东北师大经济系，深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中国古代，大一统之外还有很多分崩离析的时段。一个个国家并立在东方大地上，互相对峙，经济上也各自封锁，不相往来。但人们对物产的需求多种多样，本地不产，就要想办法从他处索取。正常渠道得不到，只好走非常规渠道。于是信使的作用凸显出来了。

所谓信使，就是两国之间的使者。你派人给我送封威胁信，我派人给你下个战书，或者在休战时向对方通报一下情况交个底，表示一下友好，都需要信使。信使完成工作过程中也可以顺便夹带些物品，成了兼职的快递小哥。

武定初年，东魏官员李绘出使南朝大梁。所有的跟班以及副手都抓紧时间上街采购南方珍品，出售带来的北方异货，个个大包小裹，忙得不亦乐乎，唯李绘“独守清尚”，既不买也不卖，我自岿然不动。

东魏另一位很特别的官员崔暹也曾出使大梁。达官显贵纷纷派人做他的跟班，目的很明确，到南方买点新鲜货回来。而崔暹到了大梁没买东西，却要买佛经。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，还曾舍身寺院，亲自入庙修行。大臣

信使来往，黄金万两

们群龙无首，三番五次跪求，才把他请回来。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听说北方来的信使不抢购物品却要买佛经，欢喜得不得了，觉得找到了知音，就亲自抄写了一本，装帧整齐，让人送给崔暹。梁武帝好歹也是个皇帝，他的亲笔还是值点钱的，崔暹因为不贪货而得到了更高的回报，也成就了一桩美谈。

信使其随从的夹带，部分解决了外贸问题，同时也带来巨大的利润。金字塔尖上那些权贵，有时还通过信使明目张胆地向敌国索取稀缺物资。建安二十五年，魏文帝曹丕遣使到江东，向孙权讨要雀头香、大贝、明珠、象牙、犀角、玳瑁、孔雀、翡翠、斗鸭、长鸣鸡等物品。群臣议论说，咱们每年给朝廷进贡的东西各有清单，没有上面提到的这些东西。本次所求珍玩之物不合礼仪，不给他。孙权说，这些东西对我来讲像石头瓦块一样，值不了仨瓜俩枣，给他。该则出自《三国志》中的典故有个背景，

即，曹丕逼汉献帝（曹丕的妹夫）禅位于自己，当上了皇帝，刘备不甘示弱，也在四川称帝。作为三足鼎立之一方的吴国认可了曹丕的正统地位而不屑于刘备。曹丕为试探孙权的政治倾向，特意向他讨要这样物品，看他给不给。孙权毫不犹豫地给了，曹丕也就放心了。但从曹丕讨要清单也可以判断，北方是真没有这些东西，将其当好东西。当然，这些东西也不是白要。两年后，吴国派使者到魏国，魏文帝赠送给信使罽子裘、明光铠、騊马等北方特产。十多年后，魏国大使又带着马匹到吴国来换取珠玑、翡翠、玳瑁，孙权还是那句话，这都是我用不着的东西，且能得马，为什么不干？换！

那些在驿道上来来往往的信使们，给权贵传递珍品的同时，自己免不了顺便揩点油。正因为各方长期隔绝，他们才有了机会。自由贸易状态下，任何地方都没有稀罕物品。什么东西稀缺，大家都会从价低的地方往价高的地方运，直至平衡。商人比信使讲规则，守本分，也比信使专业。他们才是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

◇ 大野寻幽 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，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学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我在没见过直升机之前，首先见到蜻蜓，以致后来每次遇见直升机，总觉得设计师一定是从蜻蜓身上得到了灵感。

蜻蜓，应该是乡间较为常见的飞虫了，或者干脆叫它“小虫”。那种眼睛圆鼓鼓的蜻蜓，里面似乎是噙着水的，这样大的眼睛尽管和头部不成比例，但这就是蜻蜓的特点。我有时候想，蜻蜓的视力一定不怎么好，要不，何必非要长这么大眼睛？

说蜻蜓的眼睛不好，或许是冤枉它了。蜻蜓最擅长吃蚊子，你想，蚊子多小呀！蜻蜓吃蚊子，那种精准劲儿，看起来很是高级。小时候，但凡蚊帐里飞进了蚊子，我们第一时间去请一只蜻蜓来，两手捂着，中空，蜻蜓在手里扑啦啦地飞着，痒痒的，捉到蚊帐中，放进去，自可一夜无忧。

夏日的乡间，乡人常常是搬了只网床，铺上竹席，外面罩上一只蚊帐在院子里睡的。被逮进蚊帐的蜻蜓，一夜之间，就能吃个大饱。总是搞不懂蚊子从哪个缝隙里钻进来，给蜻蜓提供了展示实力和饭量的机会。有一

蜻蜓弄翅飞

次，清晨醒来，昨晚逮的那只蜻蜓趴在蚊帐顶上，金黄色肚子一起一伏，翅膀伸展着，稍稍有一些朝下，我拉开蚊帐，蜻蜓腾地一下飞了，翅膀掠过清晨的阳光，好看，似有金属的光泽划过。

我在皖北的乡间，多见的是两种蜻蜓，一种是身子金黄的那种，多出现在荷塘。蜻蜓似乎不在荷花之上，就在飞往荷花的路上，这样的蜻蜓也是很多画家的心头肉。看王祥夫画蜻蜓，也是这种金黄色，稍稍又偏了一些灰，栖在残荷之上，很有禅意；另一种蜻蜓多在淤泥或泥淖之上，淤泥上会有一些灰头土脸的水草，这种蜻蜓个头小，飞起来更麻利，喜欢在淤泥滩涂之上迅速掠过，妖灵一般地飞来飞去，小时候，我们都不捉这样的蜻蜓，大人们总说，这样的蜻蜓上伏着尘缘未了的灵魂。

蜻蜓也许是同等个头的昆虫之中，体态最轻盈的一种了。我曾在一

个夏日午后捉过一只蜻蜓，托在手上，它真是太轻了，如果不是它小爪子挠人的微痒，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也许这样的好身材，才引出了“草色醉蜻蜓”“人檐斜照碍蜻蜓”“款款蜻蜓齐点水”……这些动人的句子。

说到蜻蜓点水，的确是好看的，蜻蜓一个加速度，冲向水面，只一点，水面上出现一圈小小的涟漪，再寻刚才那只蜻蜓，已经不知道飞到哪一朵荷花上去了。

蜻蜓斜斜晖。似乎蜻蜓就是专门为了映衬斜晖才走进唐诗宋词的。这样小小的一点点蜻蜓，搅不动风雅颂，掀不翻赋比兴，我们每每念及它，心头禁不住一阵小小的狂喜。对了，在我少年的梦里，常常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蜻蜓，看了很多没有见过的场景，去过很多没有去过的风景，每次醒来，都是因为梦里的风太大，我被吹得东倒西歪，现在想来，少年的梦也是乐呵的。

此刻，窗外雷声隆隆，有风，蜻蜓弄翅而飞，正值芒种节气，遂想起少年时，大人们磨镰霍霍，我们则拿着竹扫帚，倒过来，在打麦场里去捂蜻蜓。

◇ 去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《作家文摘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

喀什的夜是从歌声开始的。还未及踏上古城红砖路，那带着热瓦普颤音的旋律已顺着风飘了过来，像只温热的手掌轻轻拽住衣袖。循声走近时，夕阳的光投在土黄色的城墙，美得古朴庄重。古丽的裙摆像蝴蝶翩跹，空气弥漫着黏稠的欢喜。

人就这样被歌声、舞姿与攒动的人影簇拥着往里走，眼睛忽然就不够用了，大的小的铜壶、锡制的茶罐、杯盏各种大大小小的工艺品让人目不暇接。

总想把每条巷子都走到，可一进去就容易迷路。那些巷子是活的，刚从花盆巴扎走过雕花的木门，再寻时却换成了挂着铜器的墙，眼前已经是古丽的家，后来才懂，古城的路本就不叫人记的，那些迷离和错觉才是难得的体验。砖缝里藏着的光阴，早已定格了你与一只古陶的合影，记下了你在无花果树下的微笑，在挂毯下的沉溺和在木器巴扎看榫卯制作的梳妆匣的留恋。

偏是从酒吧街进去时，又撞见了旧时光。土墙斑驳，墙皮夯土的肌理，像老人沧桑的手背。餐桌上马灯

喀什古城时光

透着朦胧的光。忽有吉他声漫过来，“秋天的风，一阵阵吹落，想起去年的夏天……”熟悉的音乐，听得人心头猛地一揪。去年此时，也是在这条街，六张来自天南海北的面孔凑在餐桌前，玻璃杯碰得叮当作响。李君剥着毛豆，嚼着水煮花生，周君撕着烤鸽子，油渍溅在T恤上，也不忘举杯。如今桌子还在，卖毛豆的小姑娘还在，只是座位空着，烤鸽子的焦香里，仿佛还飘着散在风里的笑。迷离的灯光中，一行大字跳将在眼前：我在喀什等你。像风一样落在心底。

沿酒吧街往北走，就到了耿恭祠。汉唐风格的飞檐在灯光下划出硬朗的弧线，青铜马前蹄腾空，疏勒城的风雪好像还凝在鬃毛里。公元75年的冬天一定很冷，耿恭带着几百将士守在这座“有水”的城郭，抵御匈奴人的箭镞。如今吐曼河的水依旧绕着城郭流淌，人世浮浮沉沉，多少时光就这样

过去了。

被买买提大院绊住时，夜色已经浓得化不开。穿过门厅，眼前豁然开朗——高大的砖墙、铺着大红地毯的舞台、拱形雕花的门窗，在灯光下显得艳丽多姿，宽敞的院子里，人们围桌坐着，啤酒杯碰在一起，人语声流转。服务员端着烤肉串穿梭其间，艾德莱丝长裙飘曳，烤肉的香味飘在空气中。

舞台上，麦西来甫的旋律刚起，穿绣花坎肩的小伙子就旋了起来，有力地摆动着手臂；刀郎舞的鼓点骤然密集，舞者的肩膀像振翅的鹰，每一个转体都带着风沙的劲道。台下的人们跟着节奏拍手，高潮起来了，有人索性走上舞台，更多的人跟着跳了起来，陌生的手牵在一起，笑声、鼓点声，在夜色中飞舞。

夜色渐深，灯光越发柔和。坐在藤椅上，看舞台上曼妙的歌舞，听着远处巷子里传来的手鼓声，忽然就懂了古城的妙处。它从不让你真正记住什么，却总在不经意间，把些细碎的美好刻进心里——是铜壶里石榴汁的甜，是铜匠掌心的温度，是陌生人间相视而笑的瞬间，是时光在这里放慢的脚步。